

行走雨中

李巧会

清晨,下微雨,一地落叶。举着伞,走在树下,给你打一个电话。怎么样,最近还好吗?从你那貌似爽朗的笑声中,我听出一丝牵强。生活,从来都不会事事顺遂人意。这些,你我越年长越明了。得到一些,同时失去另一些。现在手中拥有的到底是不是自己最想要的,答案也许未免苦涩,未免令人失落。寥寥数句,挂掉电话,继续向前走。身后有脚步声传来,越来越近,我不禁回头去看,惊诧撞见惊诧。一个少女,通红脸颊,披肩长发。转瞬,她就超越了我。留给我一个背影,凛冽而决绝,使我张不开口,发不出声,叫她与我同行在一把伞下。我确信,这就是当年的我。一样的青春,一样的执拗,一样的多愁善感伤春悲秋,一样的被冷风吹得双颊通红暴走雨中。我也同样确信,等她真正长大成熟后,她会像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那样,变得越来越平和,越来越从容。恍恍惚惚遐想中,仿佛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我认为自己听错了,循声去找去辨,目光散落在路边几个施工的人身上。我的名字再次被叫起,这次,我的目光找到了焦点——他穿着墨绿色的雨衣,帽子遮住了大半个脸,和他同样穿着的另外几个人仍在弯腰干活,只有他停

止了工作,面朝我的方向站着。我穿越马路,向他走去。隐隐地,我猜出了那是谁。就在前几天,我听说,他辞职下海后,经商失利,负债累累,婚姻也出现了危机,最近在某个工地做工。走近了,真的是他。也许是因为天气的缘故,我的目光变得湿漉漉起来,打量他,问他:“怎么会在这儿?怎么下着雨还干活?”他笑了笑,那笑像一朵塑料花,没有温度,也没有生机。然后他说:“老板叫赶活儿就得赶,没办法。”我指着不远处自己的家,邀请他中午到家吃饭。他婉拒了,说等干完了活儿就坐车回公司吃饭。说着他的目光落到旁边一辆小型卡车上。接着他说公司在某条路的某个教堂旁边。尔后,我们互相告别。我曾经看着他青葱年少、风度翩翩,曾经看着他工作稳定、婚姻幸福,如今却目睹他落得个这样的下场。这就是他的命吗?等他收工,难道还要饿着肚子、将就着蹲在没有遮挡的露天车厢里、栉风沐雨二十余里地,回到那个所谓的教堂旁边的公司,再吃午饭吗?我的泪水流下来。我又开始写文字了,生活原比传奇还要传奇。

投稿/论/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让问候成为一种习惯

张彦红



楼上的媳妇二十多岁,穿着时尚,梳着马尾,很精神的样子。经常看到她抱着孩子下楼、上楼。我家住在一层,有时我回家会碰到她刚好出去,经过的时候,她经常目不斜视地和我擦肩而过,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年轻漂亮。

那天吃过中午饭,我和邻居婶婶一块坐在楼下的石板上晒太阳,刚好看到楼上的媳妇抱着孩子从楼上走下来,我们看着她走过去后,婶婶说:“这个媳妇不好。”我惊讶地问:“怎么不好?我看她挺好的,多漂亮精神的小媳妇啊。”婶婶说:“好什么好,见人问候一声都不会,左邻右舍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”我听得目瞪口呆,打招呼而已,怎么就和人不好联系上了。我感觉我有义务为不善言谈的人说句好话,我就按自己的想法说:“也许是人家认生、害羞,不知道怎么和你们说话呢,再说人家年轻媳妇和你有什么好说的?”

你看我不是也不怎么爱说话。”婶婶说:“你可拉倒吧,什么认生、害羞,这是刚嫁过来?孩子都三岁了,每回碰到她带着孩子下来,我都主动逗她孩子,可她呢,马尾一甩一甩地就走过去了,好像我逗的不是她孩子似的,我也没指望她和我说什么,至少在我逗她孩子的时候也给个声吧。你是不爱说话,可是每次我问你话,你还会笑着回应我。”听婶婶这样一说,感觉楼上的媳妇做得确实有点不好。婶婶接着说:“你回家问问你妈妈现在还理不理她。”

回家说起这事,妈妈说:“你婶说的没错,我们这一片的老太太都不搭理她了,我们回回逗她孩子,和她打招呼,她理都不理。一回两回就算了,回回这样,谁受得了她。”后来我留意了一下,确实是这样,这条街上的人看到她都没看到似的,她却根本觉察不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

“您好!”“吃了没?”“最近在忙什么?”“上班啊?”“回来了?”……这些简单的问候语,生活中经常会响在耳边,它传递着人们的善意和关怀,传递着尘世中最平凡的温情和温暖。不要小看一句简单的问候,一声问候,一个微笑,对于被问候的人来说,可能是惊喜、是感动、更是温暖。就算性格内向,不能主动去问候,也应该在别人问候的时候,微笑着回应。

一声问候,一份关爱,不管是陌生人,还是亲人间、邻里间、朋友间,轻轻的一声问候,带来的往往是财富所不能带来的亲切和关怀,一声问候会让人感到被关心和被尊重。陌生人间一声问候拉近了距离,同事间一声问候凝心聚力,亲人间一声问候幸福倍增,朋友间的一声问候情意无限。或许我们都应该让问候成为自己的习惯,在关爱中行走于尘世间。

·传记连载

穿布鞋的马云

(1)

文/王利芬 李翔

从最早的海博翻译社到如今全球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,马云用了22年,他的创业过程所起到的示范效应与激励效应,使每个创业者都为之疯狂,每个创业者都关心这个被称作“外星人”的企业家到底具有怎样的能力。阿里巴巴官方首次以出版《穿布鞋的马云》的方式,面对公众开放马云创业中重大时刻的关键决策过程,并对所有商业行为做出了结论式的回答,其大胆与真实的程度让人震惊,毫无回避地评述马云所有的创业细节与重大决策,包括错误的。

马云的首次创业

1992年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重新激发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抱有的希望。为数不少的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,开始创业。后来,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专门创造了一个词“92派”,用以描述1992年后创业的企业家,天下尚无人识得一个名叫马云的大学英语老师。

1988年,24岁的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书。马云的活跃在学校是出了名的,为了防止马云有别的想法,当时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副校长黄书孟跟马云制订了一个“5年之约”,到了那个学校5年内不能辞职出来。

在校任教的同时,马云在西湖边发起了一个“英语角”,在翻译界慢慢有了一些名气。当时在杭州做外贸生意的民营企业逐渐增多,对翻译服务的需求也相应越来越多,很多老板找他做翻译。但当时他只能做兼职,因为他和老校长的“5年之约”还没有到期。

1992年,马云跟同事一起成立了海博

翻译社。这是杭州第一家专业的翻译社,海博取英文hope的谐音,意为“希望”。当时的翻译社就是个小店,所有的员工加起来5个人。马云跟同事一起筹集了3000元人民币,租了一个房子,房租是每月1500元。翻译社的注册资本是3000元。创业之初并不顺利,第一个月的营业额才600元不到。入不敷出的状况令翻译社的员工动摇了,但马云坚信翻译社可以活下去。

与此同时他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。后来,发现卖鲜花跟礼品可以挣钱,马云就背着麻袋坐火车去义乌批发进货。之后他将办公室一分为二,一半拿来卖鲜花礼品,一半做翻译社。而且,马云也常常背着装满小工艺品的大麻袋,在杭州的大街上穿梭售卖。马云甚至还做过一年多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员。马云用这些小买卖的收入来维持翻译社的运营。

新的问题出现了,既然卖礼品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元,翻译社仅能挣五六百元,同事就建议只开礼品店,将来成立一家礼品公司,但马云拒绝了。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:当初成立翻译社的目的是什么,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,并解决老师们的问题,还是为了挣钱?既然是为了前者,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,熬过去,光明就会到来。

1995年,亏损三年后,海博翻译社开始盈利。这时“5年之约”已满,马云向学校提出了辞职。辞职之后,马云全职经营翻译社。翻译社逐渐走上了正轨,马云就放手让其他同事打理,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业机会。今天,海博翻译社已如当年马云所愿,成为杭州最大的翻译社。多年后,关于这段创业经历马云轻描淡写地提到:“我当时认为一定会有需求,应该能成功。”

明日关注:敏锐的机会发现者

·传记连载

别拿村长不当干部

(19)

文/李锐

拍《真情》遇真情

2009年,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《真情》。

一个生活着二十万人口的地区,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,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未见过树,没见过草,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。空气中永远漂浮着呛人的尘土,到老乡家里,轻易不敢落座,动作大了满屋都是浮尘,甚至得不用沾水的T恤把头缠起来才能出门。

很多孩子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,为了省路费,很少回来。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,有两个孩子。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,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,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,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。

看到这些,心疼出血来。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,还想着为孩子们做点什么。给他们上课吧。

老师听说“城里来的明星”要讲课,很紧张,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。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,写下几个词,用普通话讲:“来,同学们跟我读,小树苗,下雨了。”

怪了,孩子们相互交头接耳,不但不读,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。

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:“这是什么情况?”

这老师不紧张了,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,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,用宁夏方言大声读:“小树苗,下雨了。”

孩子们提起胸脯,用地方话喊:“小树苗,下雨了。”

我们带着孩子们升国旗、放风筝、踢球,教他们用彩笔画大江大河,画山外的世界。长这么大,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些事,灿烂的笑脸、欢乐的叫喊,让我们知道,无论生活多苦,有孩子的地方,就有天堂。

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,天还没亮,我就把孩

子们都叫起来,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,等待日出。凌晨的天气极冷,大家缩成一团,紧紧靠在一起取暖。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,太阳露出了边缘。

我冲孩子们喊:“孩子们,虽然大多数时候,生活总让我们失望,但是大家看太阳,它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,每天都会照常升起!”话虽然显得矫情,但道理总是没错。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,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。

“让我们对着太阳,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!”很傻很幼稚的桥段,孩子们却信以为真。

一个六岁的女孩叫马花,向着远方喊:“爸爸妈妈,我长大了,我会照顾好奶奶的,你们放心吧!别着急回来!”可是很快又低下头,流着泪小声说:“爸爸妈妈,我还是想你们……”

还有一个孩子,我想看看他的书包,他说什么也不肯,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。后来我知道,他没有书包,书本都放在一个“尿布袋子”里。他对着太阳大喊:“我……我想要个新书包!”

孩子们小小的心愿,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。那天晚上,我们摄制组要离开了,在村口和孩子们道别,开车启程。汽车绕着山梁开,坐在最后一排的化妆师忽然大喊“停车”,司机一脚急刹。

“快看!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所有人都扑到窗边。

只见黑夜里,孩子们举着小小的火把,从远处追了过来。我们的汽车一停,他们也立刻停下,蹲在地上猛喘。好不容易倒过气儿来,冲我们嘶嘶力竭地喊:“叔叔阿姨,你们要记得回来看看我们!”

车上车下哭成一片。他们无法也不能离开这里,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家。

这些年来,我们用镜头记录下故事,十天十夜也讲不完。

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,永远要美好,永远要真诚。

明日关注:蒙上眼睛,才能打出好球